

独 幕 话 剧

运 哪 家 货

锦州铁路分局业余文艺创作组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中国 ——

运哪家电

中国家电企业海外营销案例



中国家电企业海外营销案例

运 哪 家 货

(独幕话剧)

锦州铁路分局业余文艺创作组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运 哪 家 货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2,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frac{1}{4}$

1976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6 年 7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392 定 价 0.11 元

运 哪 家 货

(独幕话剧)

锦州铁路分局业余文艺创作组

人 物

刘铁英——为民车站货运主任，党支部委员，二十七岁。

王小玲——为民车站货运员，共青团员，二十一岁。

李志标——为民车站货运员，三十七岁。

老 张——东风人民公社社员，四十六岁。

刘秉进——某人民公社社员，铁英的六叔，六十二岁。

黄金贵——原为民车站货运主任，四十八岁。

一工人。

〔一九七五年五月末的一天。

〔为民车站货场。货场内繁忙异常。零担仓库里堆满货物。货运办公室内也有人紧张地工作着。室内陈设简单、整齐。墙正中有毛主席像，两边是毛主席语录。一条是：“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

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另一条是：“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各项指标进度板和地图。窗口处有张小办公桌。另一处有张稍大的办公桌，桌上有电话及其它用品。

〔远山。梯田层层交错，山下禾苗片片茵绿。山腰嵌有“农业学大寨”的醒目标语。稻田畦里映出远山倒影，蔚蓝天空飘游几朵白云。

〔幕启：在车轮滚滚、汽笛长鸣和音乐声中，王小玲从座位站起，急至窗前。

王小玲（对外大声喊）王队长，十点一刻，化肥厂来取货，抓紧卸呀！

一工人（出现在窗外）放心吧，没问题！（走过）

王小玲（对另一方向喊）周师傅，二三七〇次，五十吨元铁，十二点以前要装完哪！

〔内声：好咧！

〔电话铃声响，王小玲接电话。

王小玲喂！是为民车站货运。我是王小玲。什么？您等一等，（记载）什么？往红山方面去的车给你们留货位？您哪里呀？东风……什么？什么？哎呀，电话撂了！

〔李志标拎着垫肩，边掸尘土边上。

李志标 哪的电话？

王小玲 啊，李师傅，刚才的电话没说完就撂了。就听往红山方面去的车，让给留货位。

李志标 往红山方面？今天就剩二三七六次零担列车了！
〔电话铃响，李志标接电话。

李志标 喂！我是李志标。黄主任哪！今天是我当班。什么？你想运一批货？是啥呀？啊，多少？好，拉来吧，我一定尽力给你办。（放下耳机）

王小玲 哪的黄主任？

李志标 就是咱们原来的黄主任。

王小玲 黄金贵呀。

李志标 啊。小玲，二三七六预报的货位是多少？

王小玲 一个货位。大约五吨左右，如果能达到这个吨位，咱班的净载重指标就超出一大截了！

李志标 正好装黄主任的农机零件，准能超吨位。小玲啊，今天可是月末最后一天了，咱班的净载重指标，一定要突上去！

王小玲 二三七六这个货位，铁英姐临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先留一留。方才这个有头没尾的电话也让二三七六留货位，这些都得先弄清啊！

李志标 哪家货先到就承运哪家的嘛！

王小玲 那怎么行啊？铁英姐说，这是留给支农物资的。

李志标 黄主任的货正是支农物资！

王小玲 不行！还是等铁英姐回来商量商量再说吧。

李志标 你咋这么固执呢！刘铁英主任到各厂矿了解货源，要是一天不回来，这货就不运了？我是值班员，运黄主任货，一切我负责！

王小玲 李师傅，你这不是凭老关系办事吗？哪家货先到就运哪家的，咱还有个轻重缓急没有，还有个政策没有？

李志标 （不悦地）说话不要手拎着帽子，我凭什么老关系……好，我不和你说，我找铁英！（欲拨电话）

王小玲 你找铁英姐？（外望）铁英姐回来了！（跑出）铁英姐！

李志标 （放下电话）回来了！

〔刘铁英背挎包，英姿飒爽，上。〕

李志标 铁英，你回来得正好。二三七六的那个货位，你是留给支农物资的？

刘铁英 是呀。

李志标 是不是黄主任的那批支农物资？

刘铁英 啊？黄金贵呀，我没给他留货位。

王小玲 你没给留？李师傅已经答应给承运了！

刘铁英 李师傅，老黄运的是什么支农物资呀？

李志标 农机零件。

刘铁英 多少件？

李志标 四十箱。

刘铁英 往哪运呀？

李志标 黑水。

刘铁英 黑水？跨两个省份，道不近哪。

李志标 是嘛，道又远，又是支农的急需物资，就应该优先承运嘛！

刘铁英 李师傅，我们承运任何货物，都要有个了解，黄金贵的货也不例外。咱们不能凭老关系办事啊！

王小玲 对，我同意。

李志标 （大为不悦地）好吧，我去了解！（急下）

刘铁英 李师傅……

王小玲 李师傅……你看他……

〔黄金贵持提包上。〕

黄金贵 志标，志标。哎，刘主任，志标不在呀！我去找找。（欲返）

刘铁英 老黄，听说你急着要运一批货？

黄金贵 啊，是啊，是啊。

刘铁英 你歇病假还不闲着……

黄金贵 刘主任，这您是知道的。我在货运干了二十年，熟人多，老关系嘛，他们碰到困难都想找找我，有啥办法呢？

刘铁英 那你今天又是帮谁运货呀？

黄金贵 是滨江方面的一个老同志托我办的，说是黑水公社拖拉机站急等着这批零件。支援农业人人有责嘛，我也不例外，多少也算做点贡献嘛！方才在电话里，志标说，今天就给运。刘主任，你看……

刘铁英 你的货，我们也得看一看。

黄金贵 对。对谁的货都要检查清楚，一丝不苟。这种工作作风，过去我就做不到。刘主任，我的这批货都和志标说清啦，二二七六能运走吗？

刘铁英 二二七六的货位，我们已经有计划了。

黄金贵 啊！那志标怎么说二二七六给我了呢？刘主任，我这可是农业急需物资呀，能不能串一串，优先运走？

〔电话铃响，刘铁英接。〕

刘铁英 啊，我是铁英。丁书记呀，我在庆丰农机厂看到了，我马上去汇报。（放下电话）老黄，你的货，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急下）

黄金贵 哎，研究一下？

〔李志标上。〕

李志标 黄主任，我正找你呢，你的货拉来了吗？

黄金贵 汽车马上就到。

李志标 小玲啊，六道两辆棚车正在装化肥，你去监装一下。

王小玲 哎。李师傅，老黄的这批货，铁英姐说，等会儿研究一下。（下）

李志标 还研究？

黄金贵 （趁机地）啊，方才铁英走的时候说的，大概就是等着和你研究，今天你当班嘛！

李志标 黄主任……

黄金贵 别。志标啊，咱们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这种感情

我是理解的。现在我已经不是主任了，再这样称呼，客观上让人家容易产生错觉，就叫我老黄不是很好吗？

李志标 （坐下，卷烟）习惯了。（不自觉地又叫）黄主任……
（二人对笑）你这又是给谁运货呀？

黄金贵 滨江黑水公社拖拉机站。我把详细情况已经和铁英主任说了。（从提包中取出一条烟）给，不要卷了。

李志标 我这很好。

黄金贵 哎，来点省事的嘛，咱们是多年的老伙计了，不会有人说我是腐蚀你，给。

李志标 （推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班有规定：不收货主的东西。

黄金贵 我不是货主嘛！（又给）

李志标 黄主任，你来运货就是货主嘛！

黄金贵 那好，那好。志标，我的这批货……

李志标 黄主任，别看不抽你的烟，照样给你运。

黄金贵 我就喜欢你这样人，办事爽快，你看二三七六能运走吗？

李志标 就是二三七六次给你运。走，看看你的货去。
（欲下）

〔刘秉进挟两把笤帚，风尘仆仆地上。〕

刘秉进 志标！

李志标 大叔，什么时候来的？

刘秉进 来一会子了。

李志标 (接过笤帚,对黄金贵)这是我们一个屯的,铁英的六叔。

刘秉进 大号刘秉进,门户多,排行老六。

黄金贵 噢,这么说都不是外人了。坐吧,坐吧。

李志标 (对刘秉进)这是我们原来的货运主任。

黄金贵 黄金贵。您今年五十几啦?

刘秉进 六十多喽。

黄金贵 看不出来,身板多硬实。

刘秉进 庄稼人,风风雨雨的经磕打。志标,铁英哪?

李志标 有事出去了,一会就回来。大叔,铁英母亲的病好些了吗?

刘秉进 好多了。

黄金贵 (试探地)那志标说,铁英要给她母亲买药,买了没有?

刘秉进 没有。那药挺贵重的,不好掏弄呢。

黄金贵 啊!

刘秉进 志标啊,铁英还年轻啊,新当干部,临从家来的时候,她爹还嘱咐我,让你多帮助她。

李志标 大叔,铁英学习、工作样样都在我们前头。是支部委员,又是全站的理论辅导员,我向她学还学不过来呢。

黄金贵 大叔,刘主任年轻有为呀,那讲理论可有一套啊!

刘秉进 可不是咋的。就连我这个远房叔叔,她一回家动不动就给我上政治课,说我有小农经济思想,是什

么小生产者，这思想要好好改造。我说呀，拉倒吧，丫头，六叔不就是个中农嘛，那政策上还说我是团结对象呢！哈哈哈……

李志标 大叔，咱屯现在春耕很忙吧？

刘秉进 嘿！忙，忙，学大寨，夺高产，哪有不忙的。全屯男女老少，上至拄棍的，下到懂事的，全都出来下地了，大家伙劲头足着呢，打算着跨“纲要”、过“黄河”呢！

黄金贵 那您进城做什么来了？

刘秉进 我这也是为了跨“纲要”啊，庄稼这玩艺就得多追肥。咱生产队副业组，去年冬天扎了些笤帚，听说南边价钱高，卖了买化肥。我是副业组长，就派我来了。志标，你得给大叔帮忙啊！

李志标 您是想运笤帚啊？

刘秉进 嗯。

黄金贵 运笤帚？那好说，有您的侄女，还有志标，这点事好办。

刘秉进 那是，那是。

李志标 大叔，您的笤帚有多少？

刘秉进 有个几千子，少了还值得用火车拉？

黄金贵 去外地零售啊？

刘秉进 不零售。有个亲戚在宽城子清洁队，一泡卖给他们。

黄金贵 宽城子？（到地图前）也是往黑水方向的。嗯，（对刘秉进）大叔，这运笤帚的事儿，您跟铁英提过

没有？

刘秉进 她回家的时候，恍恍惚惚地好象提过，记不清了。
我们生产队扎笤帚的事儿她知道，她知道。

黄金贵 （心怀叵测地拉李志标至前台）志标，你看二三七六这个货位，是不是铁英……

李志标 留给他的？

黄金贵 我看是这样。

李志标 不能。铁英向来没干过这样事。（对刘秉进）大叔，您从家来的时候，朝这打过电话没有？

刘秉进 打电话干啥？我没打，兴许大队打了，兴许，兴许。

黄金贵 志标，你看怎么样？二三七六这个货位就是铁英留给她六叔的。你呢，又答应把这个货位给我，为我这事儿，你们闹僵了不好啊。

李志标 铁英不是这样的人。

黄金贵 咳，问题很清楚，刘铁英怎么会当着别人的面说给她六叔留货位呢？这就靠你从中周旋了。

李志标 嗯！

黄金贵 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李志标 什么办法？

黄金贵 农机零件份量大，容积小，笤帚占地地方大，份量轻，不怕压……

刘秉进 哼，我那笤帚把子可不能压扁了！

李志标 你是说来个轻重搭配，混装在一起。这个方法我们经常用。好！

黄金贵 志标啊，这样一来，集体、国家都满意。

李志标 对！既超额完成我们班的净载重指标，又做了两件支农好事。

刘秉进 要说做支农好事啊，铁英这孩子每次回家都帮队上干活，也得给记上啊。

黄金贵 大叔啊，我们说的您都听到了吧？

刘秉进 嗯。

黄金贵 铁英给您留了货位。

刘秉进 铁英给我留了啥？

黄金贵 就是给您留了运笤帚的火车皮。

刘秉进 这丫头还真有心呢！

李志标 大叔，笤帚拉来了吗？

刘秉进 拉来了，拉来了，都卸到那头了。（指仓库后面）车老板子吃饭去了。你们今天给我运，我这心就托底了，那我就先看车老板去了。

黄金贵 （示意）志标……

李志标 我给您办手续。（入内间）

刘秉进 好，好。（欲下）

黄金贵 车老板一会儿就回去呀？

刘秉进 这笤帚你们给运了，我就打发他们回去了。

黄金贵 （有机可乘）大叔，等等。（取出两盒药）这是两盒参茸再造丸，是铁英叫我给她母亲买的，您叫车老板捎回去吧。

刘秉进 哎。（收下，装在兜里）你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哪。

那我就替他们谢谢你了。

黄金贵 嘿！这话说哪去了。

〔李志标从内间出，刘秉进欲下。

李志标 （看见笤帚）大叔，大叔，（拿起）给。

刘秉进 这两把是留给你们用的。

李志标 （拿起笤帚给刘秉进）大叔，我们有。

刘秉进 这是家出的，你还外道啥。（急下）

李志标 （手持笤帚，又怀疑起来）二三七六这个货位，铁英真是留给她六叔的？

黄金贵 这用不着怀疑。现在虽然都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轮到自己头上谁都有点。旧的传统观念一代两代肃不清啊！

李志标 不，铁英同志自觉革命精神还是很强的。

〔远处传来汽车声。

黄金贵 哟，货来了。志标，我先去看看！（走出室外，又到窗口）你把手续帮我办了。发货人：庆丰农机厂。到站：黑水。收货人：黑水公社史忠仁。（欲下又返）志标，一会儿你也去，咱们一块看看货，免得别人说闲话。（下）

李志标 好吧。（给黄金贵填运单，又给刘秉进填运单）

〔老张搬稻秧筐，放在台角，然后又去搬；连搬三筐，至台前。

老 张 同志，办理托运手续在这儿吗？

李志标 是啊，您运什么呢？

老 张 水稻秧子。

李志标 水稻秧子属于鲜活、易腐货物。请您到行李房去走快件。

老 张 可我们听说后半晌有一趟开往红山方面去的零担货车。

李志标 二三七六哇，没货位啦！

老 张 啊？

李志标 就是没“地界”装啦。

老 张 （着急地）我们公社不是打电话叫留“地界”吗？

李志标 你是哪个公社的？

老 张 （取出介绍信）城南东风公社。

李志标 没有。（交回介绍信）

老 张 没有？

李志标 （解释）同志啊，就是打来电话，也不一定你们要哪趟车走，就哪趟车走。我们铁路运输是有计划的。

老 张 同志，我这水稻秧子可急呀！

李志标 同志，还有比你更急的呢。

老 张 这……（看水稻秧子）同志，你看这稻秧有的都快蔫巴了！

李志标 那你赶紧上行李房去走快件吧！

老 张 哎。（急下）

李志标 （自语）王小玲接的电话是他们公社打来的？（忽然想起）今天下午没客车啦！（对外喊）同志……走远啦，等他回来再说吧。